

孔子

(民国)丁寅生◎著 张弛◎译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孔子這個人 / 丁寅生著, 張弛譯. 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
2008.10

ISBN 978-7-80192-899-0

I. 孔... II. 丁... III. 張... IV. B222.22

— 哲學思想—研究 IV. B222.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08)第145927號

孔子

這個人

(民國)丁寅生◎著

張弛◎譯



孔子這個人

著者 (民國) 丁寅生

譯者 張弛

出版者 九州出版社

社址 北京

電話 (010) 6030141

網址 www.jiuzhou.com

發行人 張志

印刷者 北京

印數 30,000

版次 2008年10月第1版

印次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80192-899-0

定價 29.00元

★ 九州出版社 圖書出版 ★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孔子这个人 / 丁寅生著; 张弛译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2008. 10

ISBN 978-7-80195-899-0

I. 孔… II. ①丁…②张… III. 孔丘 (前 551~前 479)
—哲学思想—研究 IV. B222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5957 号

孔子这个人

作 者 (民国)丁寅生 著 张 弛 译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徐尚定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佳艺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开
印 张 20.5
字 数 350 千
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95-899-0/B·249
定 价 29.00 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CONTENTS 目录

- 圣人出而黄河清 / 001
- 孔子接受教育 / 003
- 小官大作为 / 006
- 上任司职吏 / 010
- 学礼问乐 / 012
- 逃 亡 / 016
- 晏婴其实很小气 / 019
- 三月不知肉味 / 022
- 冉求越礼 / 024
- 子贡出仕 / 028
- 归 鲁 / 030
- 孔子嫁女 / 032
- 详解冠礼 / 035
- 闲话王道 / 037
- 七十二弟子 / 040
- 未卜先知的颜回 / 042
- 何以立身 / 045
- 明辨孝慈 / 048
- 何为德政 / 050
- 人各有志 / 052
- 乡 射 / 055
- 为什么杀人罪最轻 / 057
- 删《诗》阐《易》 / 060
- 063 / 为官之道
- 067 / 诫子蔑
- 070 / 奢华的代价
- 073 / 子骞辞职
- 077 / 问 乐
- 080 / 杀鸡焉用牛刀
- 082 / 子路是个“三好”生
- 088 / 先知先觉
- 092 / 解 卦
- 096 / 孔子发怒
- 099 / 辩才子贡
- 102 / 新官上任三把火
- 106 / 孔子亦机变
- 109 / 治国平天下
- 112 / 祸起萧墙
- 114 / 少正卯谋乱
- 118 / 恶贼阳虎
- 131 / 社交奇才公西赤
- 134 / 我做官，我快乐
- 137 / 护驾有功
- 141 / 隳三城
- 147 / 蒙在鼓里的逃犯
- 151 / 诛杀少正卯

目录

CONTENTS

- 季桓子拒婚 / 155
- 大槐树下理政事 / 159
- 离开鲁国 / 163
- 说品行 / 166
- 入卫不成 / 170
- 都是相貌惹的祸 / 174
- 子贡救鲁 / 176
- 丧家之犬 / 182
- 避桓魋 / 185
- 安居陈国 / 190
- 赵鞅纳贤 / 194
- 访子产 / 197
- 困于蒲邑 / 201
- 子路遇虎 / 204
- 绝粮 / 208
- 辅佐楚王 / 213
- 为君之道 / 215
- 离开楚国 / 219
- 子贡“戏”妇 / 222
- 与叶公论政 / 226
- 隐与仕 / 230
- 路遇子产 / 233
- 美人设计逐孔子 / 236
- 242 / 赴越
- 245 / 断祸福
- 249 / 拒入卫国
- 252 / 蒯聩的阴谋
- 255 / 子路之死
- 260 / 返鲁
- 267 / 颜回病逝
- 268 / 范子华发迹
- 271 / 朽木不可雕也
- 274 / 盗跖
- 281 / 国老的难处
- 285 / 孔子的养生之道
- 288 / 子贡解围
- 292 / 勾践灭吴
- 295 / 叹不梦
- 300 / 冉耕恶病缠身
- 303 / 问命
- 307 / 曾参休妻
- 311 / 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
- 314 / 祥和的不祥的真义
- 317 / 悲获麒麟
- 320 / 哲人其萎
- 323 / 后记

圣人出而黄河清

孔子，是百代儒宗的先师，万世景仰的圣人。

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，恃强争霸，政出权门。这和孔子的王道理想大不相容，以致他一生栖栖惶惶辗转奔波，其言其行不为当世理解和接受，奉行的大道无处施行。更不幸的是，孔子生前的著述，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劫难，早已所剩无几！

万幸的是孔子的后代中有个叫子襄的，他把孔子的那些珍贵秘本藏入曲阜孔宅的墙壁之中。直到孔子故宅遭到汉朝鲁恭王的毁坏时，里边的藏书才被人发现，最后这些书简全归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所有。

藏书原本全是上古文字，后来孔安国将其译为汉代通行的隶书。其中最有价值的是《孔子家语》，记载了孔子和他的弟子及当时的公卿大夫之间的对话。至于《论语》，其实是孔子的弟子有若从《家语》中摘录出来的、比较有事实根据的言论，它流传于后世，被儒家奉为经典。

孔子本是成汤的后裔，怎就姓孔了呢？

这得从“孔”这个姓的谱系说起。商朝的始祖叫做成汤。商朝发展到纣王时期，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武王灭纣，得了商朝的天下，把纣王的儿子武庚分封在朝歌。成王继位，武庚作乱，周公东征平定了这场祸乱，改封纣王的兄长微子启为成汤后裔，国号为宋。宋至孔父嘉时，其族人已多得数不胜数，于是按照东周“五世亲尽，别为公族”的惯例，凡孔父嘉的子孙都以孔为姓。孔父嘉即为孔子的六世先祖。

后来，孔父嘉的后人防叔为躲避祸乱，从宋国逃到鲁国，从此世世代代

居住在山东曲阜。防叔生伯夏，伯夏又生叔梁纥。

叔梁纥便是孔子的父亲。叔梁纥在壮年之时从军，随主将孟孙蔑攻打逼阳。当军队冲入城中，城上突然放下千斤闸板，叔梁纥正好经过，急忙伸出双手托住，高喊道：“城中有埋伏，快退！”鲁国将士因此得以全部生还。叔梁纥以其勇武闻名于当世，后来出任陬邑大夫。

叔梁纥与施氏成婚多年都不能生子，只好纳侧室，不久生下一子名孟皮，字伯尼。伯尼生性愚钝，还是个瘸子。叔梁纥见儿子体貌不全，担心他不能继承父业，希望再有一个儿子。不幸的是，很多年过去了，妻妾都没能生下一男半女。叔梁纥只好休了施氏，准备另选名门淑女为继室。听说曲阜颜氏有三个女儿，德才兼备，又都没有出嫁，于是托媒人登门求婚。

颜父熟知叔梁纥的家世，但考虑到叔梁纥的年纪比女儿大一倍多，便没有自作主张，特地进入内室对女儿们说：“今天，陬邑大夫叔梁纥托媒人来求婚。你们也知道，他是圣王成汤的后代，一个骁勇善战当世皆知的大英雄，与我家称得上门当户对。不过，他的年纪有些大。不知你们哪个愿意嫁他为妻？这是你们的终身大事，愿不愿都应该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。”

大女儿与二女儿都低头不语。小女儿名叫征在，年纪最轻，才德最出色，她站在两个姐姐背后，缓缓地说道：“古礼是女子在家从父，父亲又何必相问呢？”颜父听后，就把征在许配给了叔梁纥。

征在嫁给叔梁纥多年都没有生育，她为此很是烦闷，便问丈夫：“我的年纪虽轻，您却年近半百，只担心再这么拖下去难得子嗣！听说尼山上有神灵，只要诚心许愿，颇为灵验，何不同往求子？”叔梁纥欣然答应。

第二天早上，夫妇两人乘车到尼山脚下，步行登山，到山神庙烧香叩拜，祈求早生贵子。祈祷完后，沿原路下山，途中，征在发现路旁上山时还叶叶向上的草木在此时都叶叶下垂了。她觉得奇怪，便指给丈夫看。叔梁纥说：“在我看来，这并不奇怪。上山时露水未干，草木带着朝气，有劲度，所以叶子向上翘起；现在草木被太阳光晒得软弱无力，叶子只得垂下来。”

当晚，征在睡到三更时梦见一位垂髻仙女，自称奉北方黑帝之命来召唤征在。说着，仙女把征在带到宫殿上。征在看见南向坐着一个穿锦衣罗裙的黑帝。那黑帝传下口谕：“你不久将生圣子，当选一个名叫空桑的地方来生产。”说完，赐她一把玉柄。征在接过把玩，见上面刻有“水精之子，继衰周而素王”十个字，正在细看玉色，忽然失手掉在了地上，于是一下从梦

中惊醒过来。征在认为自己白天想得太多了，夜间才有这种奇怪的梦，就未曾把这件事告诉他人。

没过多长时间，征在果然怀孕了。十个月后，她又做了个梦，梦见那位小仙女牵着一头酷似小牛、满身龙鳞的独角兽，背上坐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孩子。小仙女说，此兽名为麒麟，专为送子而来。征在把腰间的丝带解下，绑在麒麟角上。刚绑好，那麒麟忽然张口狂鸣，征在吓得一下子从梦中醒来，刚才的梦境如在眼前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征在将前后两个梦都仔细地说给丈夫听，叔梁纥听完，很开心：“传说文王出生时，他的母亲就梦见了麒麟送子，想来这是吉兆。”征在催促道：“有这样一个好梦，我就要生产了，快去找一个叫空桑的地方吧。”叔梁纥带上家人，在城内城外到处寻访，打听到南山有个石洞，俗称空桑。叔梁纥去南山石洞察看，发现不过是个小石洞，一年到头不见阳光，阴森潮湿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

家人都说，这样一个石洞，即使穷到没有地方住，也不选在这里生产，不如另找一个地方，假称是空桑，敷衍过去吧。叔梁纥听从他们的建议，在陬邑城外昌平乡租赁了一间空屋，他回家对征在说：“空桑已经找到，房屋也租赁好了。”征在当日就高高兴兴地搬了过去。

周灵王二十一年，岁次庚戌，冬十月庚子日，一个男婴呱呱落地。万世师表的孔子就这样诞生了。

这年正值鲁襄公在位，黄河水原本一直浑浊不清，自孔子降世，黄河忽然清澈见底。众所周知的“圣人出而黄河清”的典故就由此而来。

孔子接受教育

叔梁纥已年过半百，忽然得到一个儿子，真是喜出望外。等到孩子满月的时候，他大摆筵席款待亲友，隆重地为孩子起名。因小孩是承受尼山灵气所生，所以取名为丘，字仲尼。

孔子从小就活泼可爱，声音也特别洪亮，父母都十分宠爱他，像宝玉一样捧在手里。等到孔子三岁牙牙学语时，父母就教他用完整的句子说话。孔

子一学就会，并且永远不忘。

征在觉得自己的孩子长得和别人很不一样，就把算命先生邀至家中，替孔子看相。那算命的端详了孔子一会儿，说道：“孩子太小，面部轮廓还没有完全定型。现在说什么都为时过早。但看他一脸福相，眉宇开豁，将来肯定是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。不过，这孩子的右眼稍高于左眼，恐怕有早年克父之嫌啊。”征在听了，半信半疑。

谁知，过了不久，叔梁纥就莫名其妙地病了。刚开始，大家都认为不过是风寒，他练过武功，挥挥拳脚，活动活动筋骨，出一身汗就没事了。可叔梁纥这次生病却不同，越是出汗，身子越虚。看着丈夫的病越来越重，征在焦急万分，赶紧请来医生诊脉开方。征在每天都亲自煎药，衣不解带日夜侍奉着。可是，叔梁纥还是撒手人寰了！

叔梁纥去世时，孔子只有三岁。此后孔家就从陬邑搬回曲阜老家。曲阜是鲁国的都城，祭祀的地方宗府和孔家相离不远。每到祭祀的时候，哥哥伯尼都会带上孔子一同去观看。孔子五六岁时，已经对祭礼十分熟悉。一有机会，孔子便到玩具摊上买许多俎豆、簠簋回来，逼着伯尼和他演祭祀礼仪，神气十足。

伯尼大孔子六岁，走路不方便，他担心在私塾里会被同学笑话，便在家里接受征在的教导。孔子为了不荒废兄长的学业，只好自己表演祭祀之礼，自娱自乐。征在看得烦了，就含笑问道：“你天天戏弄俎豆，是不是想学会了这套礼仪，去做个管庙的礼官啊？”

孔子回答：“母亲只顾教伯尼读书，又不教我。我没什么好玩的，只能玩俎豆了。”

征在说：“你既然肯读书，那明天就和伯尼一起学吧。不过以后你就是学生了，可不能再这样贪玩。”孔子高兴地答应了。

第二天，征在开始教孔子识字。令征在惊喜的是，孔子竟然有过目不忘的本事，不到一个时辰，就把征在准备让他一个月学会的三百字个个熟读熟写。征在担心学多了会厌烦，便对孔子说：“今天就学到这里，明天再继续吧。”

孔子却说：“跟您教伯尼的时间比起来，我的少得不能再少，您这不是偏心吗？”征在只好接着教他，一天下来整整学习了一千个字，忙得征在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

教完了汉字，征在开始教孔子读文章。令她更意外的是，长长的一段文

字，孔子竟能一目十行。征在辛苦地注明句读，教了十行，他却一读就熟，逼着母亲再教。一天一百行，孔子还嫌太少。征在实在教不过来，就把孔子 and 伯尼都送到私塾。

有孔子在身旁，伯尼不再被同学取笑和捉弄。孔子有兄长陪伴，也不觉得寂寞。

在私塾学了三年，孔子一天对母亲说：“老师太懒了，每天只肯教我一次新东西。我读熟了想再学新的，他就说：‘学生多，如果每个都要一天教两次，那我要花多少功夫和精神！’所以我要换一个勤快些的老师。”

征在回答：“那就去你外公那里吧。我的学问就是向他学的。他很博学，现在年龄大了，已经不收徒讲学了。但你是他外孙，又这么聪明，要让他教你，肯定不成问题，就看你自己是不是愿意了。”孔子欣然应允。

第二天，征在带孔子回到娘家，向父亲说明来意。颜父生平最疼爱这个女儿，答应亲自教导外孙，说：“论礼、乐、书、教四科，我足以担当外孙的老师。至于射、御，我知之甚少。”

征在答道：“我就这一个孩子，决不让他去从军。那两科，不教更好。”

从此孔子就在外祖父家勤奋求学。

颜父见孔子天资聪明，好学不倦，长得又与众不同，认定他不是一般人，便下决心好好教育他，将来能够承传禹、汤、文、武的道统。颜父常常把三皇五帝的故事讲给孔子听，鼓励他做君子。

光阴荏苒，很快孔子就十九岁了。

一天，孔子问外祖父：“怎样做君子？”

“君子有三思：年少不勤学，年长了一无所能；年老不讲学，死后无人纪念；有财不布施，穷了无人救助。”

孔子听完，说自己会谨记不忘。

“君子还有四恕，恕就是推己及人，仁爱待物的意思。有君不能事，出仕求差使，便是不恕；有亲不能孝，有子望他报，也不是恕；有兄不能敬，有弟要他顺，也不是恕；有友不先施，有施望厚报，也不是恕。”外祖父又道。

“这四恕，我都没能做到！有君主但不用我，有父亲但已下世，有兄长不能敬，有朋友不能先施予，所以心中常觉惶惑不安！”孔子答道。

外祖父微笑道：“你年纪尚轻，还处在求学时期，当然谈不到恕。将来你如果能居高位、掌国政，就应该学习尧舜，从顺天时，观察地理。那样，小

则可以教民安乐，大则可以平治天下。切记我的话，将来遵循周公留下来的道统，才算是顶天立地的大圣人！只可惜我年岁已高，等不到你成名的时候了。”

孔子恭敬地接受外祖父的教诲，专心治学。不料，那年九月，外祖父寿终正寝。孔子陪着母亲守孝百日，出完殡，便和母亲一起回了家。

小官大作为

征在看到孔子已长大成人，自己盼着早抱孙儿，开始催促孔子赶紧结婚。孔子却直言拒绝：“男婚女嫁，本该父母作主，依礼是不可以不遵母命的。可我学识甚浅，想趁着年轻到各国游历，访求名师，学成济世之才，将来为世所用。再说成婚之事，按照古礼，男子三十而娶，这是周公定的婚制。您又何必急着要我娶妻呢？”

征在叹道：“你父亲娶我的时候，都已经四十一岁了，以致让我早早就终年守节，连累你少年无父。我不想让你像你父亲一样，因此主张早婚。我已经问得宋国上官氏家有个才女，四德兼备，又和你同岁，你们可称得上珠联璧合。双方媒人已经说好，希望你不要违背我的意愿。成婚以后，你大可外出求师访友，勤求学问。我有媳妇在旁侍奉，也可不让你操心。古礼虽说男子三十而娶，那可是最晚的期限。你要知道，男子二十成人，你今年十九。虽差一岁，可你身体健康强壮，成婚决无妨碍。你就当我抱孙心切，依了我的话便是孝顺我！”

孔子向来都很孝顺，听了母亲这番话，只好说婚事由母亲作主。

征在取得爱子同意，第二天就让媒人到上官家定礼，然后择吉日迎娶成婚。

孔子自结婚以后，经常与家乡的贤士大夫出游访学，和南宫敬叔更是好朋友。敬叔是鲁公族孟懿子的兄长，赐居南宫，他以此为姓，名叫适，号子容。敬叔见孔子好学多才，就敬以师礼。孔子为人谦逊，不肯受此恭维，常和敬叔结伴游学，访求名师。

一日，他俩同游泰山。忽然看见一位老者，鹤发童颜，身披鹿裘，颈挂丝索，胸前挂着一张五弦琴。那老者边走边弹，引吭高歌，笑容可掬。

孔子问敬叔：“这老者是谁？”

敬叔答：“是鼎鼎大名的乐道宿儒荣声期。”

孔子又说：“看他须发如雪了，还未曾得志，只怕是徒有虚名！我倒要去请教他在乐些什么？”

于是，孔子急行上前，向荣声期拱手作揖道：“大家都尊称您为乐道宿儒，晚辈很想知道您乐的是些什么？”

荣声期抬头看了看天，慢悠悠地说道：“可以为乐的东西很多，但最重要的只有三件。第一，天生万物，唯人灵贵，我为人，便是一乐；第二，生人有男女，男尊女卑，我为男，便是二乐；第三，人命有长短，我已有九十五岁，乃是三乐。贫穷，本来就是士人的常态。死亡，更是每个人的最终归宿。能够处常得终，还有什么不乐呢！”

孔子道：“洗耳恭听后才知，先生是个能自我宽慰的人啊。”说完，作了作揖，转身离开。随后孔子对敬叔说道：“一个乐天知命的迂儒，不足师法。”

敬叔附和道：“那老朽无能，徒负虚名！”

孔子道：“我听人说，荆公子只有十五岁，却能够通晓天命，处理朝政井井有条。我不大相信！”

敬叔道：“我有事要出远门，荆地为必经之路，我倒要去看看他的政绩。”

十几天后，敬叔登门拜访孔子。

一见面，孔子就问：“可是从荆地归来？那荆公子的政绩如何？”

敬叔答：“很好。我到他朝上看了看，很清净。还去了他的相府，五位老人坐在堂上，二十名壮士坐在廊下。荆公子遇到文事就咨询那五位老人，遇到武事就参考那二十个壮士的意见，然后才拿主意，所以政绩很好。”

孔子说：“汇集二十五个人的才能足以治理天下，何况一个小国呢？”

敬叔道：“为政呢，应该先由小地方做起。等熟悉政务了，再担当大任，才不会误事。”

孔子说：“这个叫小试。一个人有才学，却藏在肚子里，他人不会知晓；一旦进了朝廷，才干显现出来，自然会名闻于世，列国诸侯也会争先恐后来请教征聘，给个一官半职不是问题。”

敬叔说道：“这也是实至名归。你要愿意去小试，我倒有个现成地方，是专管田赋粮仓的委吏，官位很低，不知道你愿不愿屈才呢？”

孔子答：“你如此盛情，我就惟命是从了。”

敬叔回去之后，在他弟弟孟懿子面前极力推荐孔子。懿子名何忌，姓仲孙，是鲁国的贤大夫。他知道敬叔是真正的君子，所交的朋友必是才人贤士，于是任命孔子为成邑委吏。

以孔子的才干学识，做这个小官是绰绰有余的。不过，初入仕途，其中的利弊，他全然不知。开始，孔子按照前任的办法管理，留用前任移交下来的人。谁知这些人以为孔子年少可欺，和一群商贩暗中勾结，打着灾荒的幌子不肯交税。孔子调查后，了解到今年收成很好，那些人的理由根本就是子虚乌有。

孔子没有马上揭穿这件事，只是继续访察。后来才知道，自己手下有两个负责具体事务的差头，势力很大，农民本来都愿意交赋税，只是因为量具特别大，要求改换，因此才观望不交。那两个差头趁机和农民串通起来，编造灾荒的谎言，违抗赋税。

孔子查明事实后，立即把两个差头送交上级法办。之后，改换通用的量具，任用公正的人去征税。设立限期制度：在期限前交完的，只纳九成；在期限内交完的，纳九成五；超过期限的，加一成；拒不纳税的，改让他人耕种，等到欠赋完清，才能继续耕种。结果，限期还没到，就如额收足，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纪录。

孔子把赋税交给孟懿子并向他说明，由于自己勒限催征，所以农民所交的赋税比定额少了一成。孟懿子查对历年的数目，发现这次所征收的赋税非但不少，反而多出两成。

孟懿子见孔子不像历任委吏那样侵吞赋税，便鼓励道：“你实心办事，忠于职守。初入仕途，不受狡猾的差役欺骗，实属难得！如果大小官吏都能像你这样奉公守法，还愁国家不会富强吗！”

等到下次征收赋税的时候，孔子以为驾轻就熟，不会有困难，依然按照限期制度收税。结果却只有几家小户在期限内交完，赋额较多的大户根本没人交纳。他料定有人暗中捣鬼，私下派一些人去查访，但欠赋的人守口如瓶。孔子去催他们完赋，他们也只是口头答应，没有任何实际行动。

原来，按照现有的规矩，委吏收到的田赋，应该通过邑宰转交地主。孔子因为由敬叔直接推荐给地主孟懿子委任，曾预先叮嘱孔子有事与孟懿子直接沟通，所以上一次征税时，孔子收交的田赋就没有经过邑宰。邑宰忌恨孔子越权，又恨捞不到油水，这次征税时就全力阻挠。他一方面和地主家臣联

络，一方面雇用孔子开除的那两个差头，让他们暗地里叮嘱那些纳税大户：不要给委吏纳税，等邑宰来时再交纳，不论迟早都纳九成；如果交给了委吏，邑宰不但不承认，还要重交全额！乡下的农民无知，认为宰官大于委吏，当然要服从宰官的命令。因此藉辞推托，屡催不交。

眨眼间，征收赋税的限期已满，孔子只收到了三成定额。他心想：初来时容易催征足额，现在有了一年的经验，反而催征不力，真是没想到！

孟懿子是个贤大夫，他知道本届田赋收不到，肯定是邑宰从中作梗，于是就让敬叔去秘密调查。

一天，孔子正在为征税的事发愁，敬叔忽然来访，孔子便简单地说了下事情的经过。

敬叔道：“我就是为此事而来。孟懿子已经猜到是邑宰从中作梗，按照惯例，委吏催征不力，要归宰邑去催的。他肯定没想到这次由我来查催。”

孔子听了，恍然大悟，向敬叔道：“我有个方法，需要借你的名用一下，怎么样？”敬叔听了孔子的方法，欣然应允。

没想到只过了一天，交纳赋税的人就陆续赶来。孔子和敬叔照额收纳，一周之内就已收足。原来，孔子借敬叔之名，通知各个纳税人：现在地主孟懿子派自己的兄长来督征田赋以防邑宰中饱私囊。以后的田赋，邑宰永远不得过问，由地主直接派委吏征收！这样一来，下届邑宰再也没有阻挠的理由了。

敬叔收足了税，回去交差。

孟懿子问：“你究竟用的是什么方法，能在一天之内催交足额呢？”

敬叔答：“这不是我的功劳。是孔丘使的‘一劳永逸’之计。以后，我们就可高枕无忧了！”接着把事情经过详细讲述了一遍。

孟懿子不由赞叹：“孔丘的才干实在可赞，真是个人才啊。”

敬叔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就顺水推舟，把他推荐给朝廷吧。”

孟懿子叹息着说：“现在国家一天不如一天，主宰鲁国政权的孟孙、叔孙和季孙三家。又各自加强势力。我们的赐邑虽然和别的两家一样，但是无论财产还是人口都不如他们。至于孔丘，就先留作自己用，将来我们势力强大了再推荐给国家吧。这可怨不得我有私无公，实在是形势所逼啊。”

敬叔趁势说：“经过孔丘两届整顿，我们的财产一天比一天多。就调他为司职吏吧。”

孟懿子点头赞同：“我正有此意。”说罢，便调任孔子为司职吏。

上任司职吏

司职吏是专管户口的。东周时，最小的诸侯有一百里的管辖区，鲁为周公之后，是最大的诸侯之一，其治理的地方约占现在山东的一半。春秋时，无论公私谁家百姓多，一般就认为谁家势力强大，所以各诸侯都设立司职吏，专管户口。

孔子到任之后，专程去见孟懿子表示感谢。孟懿子设席款待，敬叔在旁陪坐。

孟懿子问孔子：“在这称雄争霸的时代，国内百姓越多越好。可为什么我们鲁国的人口却不增加，是不是以前的司职吏办事不力，没有认真调查？”

孔子答道：“可能有这样的原因，但也不能全怪司职吏没有从实调查。依我所见，可以有五种方法增加住户：少收税，轻徭役，不要动不动就刑戮，让婚嫁年龄有法可循，另外还要节俭。如果这五件事都做到了，邻国的百姓就会闻风而来，人口自然一年比一年多！若赋税苛重，民众不堪重负自然会离开，所以要薄赋税；抽取壮丁服兵役，老百姓都怕战死沙场只能逃亡，所以要轻徭役；滥用死刑，会引起人民的恐惧以致要搬迁，所以要慎刑戮；男婚女嫁限定年龄，才能保证人口数量，所以要定婚嫁；不知节省，百姓容易穷困而无法生活，所以要行节俭。”

孟懿子道：“我会请君王大力推行你的这些政策，你尽力辅佐就是。婚嫁是增加人口的根本，应该如何规定呢？”

孔子答道：“若早婚，夫妇的身体还都发育不足，易生出不健全的婴儿，贻害很大；而太晚结合，生育肯定也会很少。这二者都不合理。所以男子当以二十二岁为婚期，女子十八岁为嫁期。除有特别原因的，例如残疾、恶病等须预先报告司职吏，其他人须一律遵守。到期不婚嫁，先罚家长。另外，现在民间婚嫁耗费太大，经常因为缺少六礼而不能举行婚礼，所以我们还要规定婚礼必须从简。”

司职吏一职比委吏闲散，而且无人阻挠，孔子只管大胆去做。一年以后，当地的人口大增，而且有很多人从别的地方迁来居住。

差事闲散，孔子有很多时间和精力来研究政治，还可以经常和贤士交往游玩。孔子自认为不理民事，不收田赋，就不会发生弊端，却不知清官难逃恶吏。他手下有个叫景和的吏役，专管登记调查，那人刁猾成性，收受贿赂从中作弊。当时正实施三丁抽一的征兵制，需凭借司职吏的调查簿编册子。

当地有一对叫左伯、左仲的亲兄弟，按规定，左伯已到服兵役的年龄。当时，左伯已聘定秦氏女花容为妻，但还未成婚。花容嫌左伯家穷，暗中和一个名叫商高的人私通，想和左伯解除婚约，与商高结为夫妇，只是找不出好的理由。于是，商高用重金买通景和，让景和帮自己解决此事。

景和就去对左伯说：“鲁国将要出兵伐齐了，你如果去服兵役的话，肯定死多活少。”左伯求他设法相救。景和说：“只要你说自己身有重病并去登记，便可不用当兵，这样就可以保全性命了！”左伯诚恳道谢。景和奸笑，回去对商高说：“左伯已经登记身有重病，按例不能娶妻了。”商高便向花容的父亲提亲。

左伯后来见鲁国并未出兵，聘的妻子又要嫁与他人，才知自己上当，只好到司职吏衙门前哭诉，正巧遇见孔子。孔子向左伯盘问明白，立即传景和与他当面对质。水落石出后，景和被革职，左伯仍与花容结为夫妇。

敬叔听说了此事后，就去见孔子。

孔子无奈地叹道：“人善被人欺。我不想再做官了！听说京城里的老子博古通今，贯通礼乐的奥秘，精研道德的深义。我想去寻访他，你愿意同去吗？”

敬叔欣然答应：“极愿奉陪，你只管辞职。我还要向君主请求，赐给我们车马。”说完，匆忙作别，直接入宫。敬叔向鲁昭公说：“臣的先父曾说过，孔子是圣王成汤的后裔，其祖辈离开宋国来到鲁国。有个叫正考父的人，辅佐武公、宣公有功，特制鼎铭，上面写道：‘饘于是，粥于是，以糊其口。’便是讲孔子祖辈的恭俭。藏武仲也经常对臣子说，圣人之后，必有明德达才之人。孔子天生就精通六艺，臣应该拜孔子为师。现在孔子不愿当司职吏了，想到京城考察礼乐源流，这是大事业。请赐以车马，臣愿和他一起去。”

昭公早就听人说过孔子多才好学，并且知道敬叔是个贤臣，所以立刻赐给他们一辆配有两匹马的车子。

孔子和敬叔入朝谢恩，临走时又对孟懿子说：“我缺少从政经验，容易

受人欺骗。前思后想，我决定还是和敬叔一起到京城观礼。”说完，便与敬叔驾车启程，向京城进发。

学礼问乐

周武王开国时，以陕西长安为京城。后来，周平王为避犬戎之乱，迁都河南洛阳，也就是孔子前往的京城。从曲阜到洛阳，路程很远，并非一日可以到达。幸好孔子和敬叔两人结伴而行，一路上才不至于寂寞。

一天，他们从一座山下经过，正巧看到山上有人张网捕雀。孔子命车夫停下马来，依在车栏杆上观看，只见捕鸟人捕到的都是些小黄雀，就问捕鸟人：“为什么捕不到大黄雀呢？”

捕鸟者答道：“大雀机警，一见网就远远避开；小雀贪食，往往会自投罗网。如果小雀若和大雀一起飞，就不容易捕到了”。

孔子看了看敬叔，说：“机警则远祸，贪食则忘身。小鸟都是慎选所从才能免祸，所以人更应该择交而从。小雀不见得不懂得贪心不好这个道理，只可惜贪念未除，难免不自投罗网。”说着，便让车夫继续赶车前行，一路上不再耽搁直抵京城。

这时天色已晚，孔子找到住所先安顿车马，休息了一晚。又让车夫先去探明老子的住址，次日再去拜访。

第二天一早，孔子和敬叔递名帖拜见。老子迎接他们进去，坐定后，双方寒暄了几句。孔子表明来意：“久仰先生博通今古，精明礼道。今日和敬叔特来求教，希望您不要把我当作鄙人俗客，不屑教诲。”

老子笑答：“二位既然误信了我的虚名，不辞劳苦地赶来，我当然欢迎。不过我自觉惭愧，只怕学问不及二位。我只能将我的一知半解尽量与二位分享。说到礼和德，我还能略知一二；至于乐，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、康到现在，古乐今乐那真叫多。我不是乐官，没有专心研究过这方面的东西，且乐又是宴飨要用的，很重要，我不曾身体力行，不敢乱讲。二位既奉鲁君之命来到这里，必然会问周乐，我自愧不能称职。但我的好朋友苴弘，他现在是王朝乐官长，他的祖父和父亲也曾任过乐官。苴